

# 身体、自然、种族：生态批评 与身体美学中的主体性问题

胡志红\*

**摘要** 主体性既是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议题。传统美学将灵魂看成起点，并通过打压身体构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从而将美学引向危机。身体美学颠倒了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将身体看成美学之起点，并在对传统美学的批判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理论，以借此克服美学危机。然而，灵魂、身体、自然及种族之间无论在隐喻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与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发生勾连。为此，在构建身体美学时，还需借鉴环境公正理论，通过有色族文化视野深刻揭示灵魂压制身体、自然及弱势族群的内在机制，探寻身体、自然及种族共同解放的文化与现实路径，构建既有形而上崇高理想，也具备深刻现实基础的身体美学。

**关键词** 身体美学 环境公正 身体 自然 种族

**Abstract** Subjectivity is the core of aesthetics ,and also one key topic of ecocriticism. Traditional aesthetics regards human soul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constructs its theoretical system by oppressing human body ,thus leads itself to crisis. Body aesthetics rever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l and body ,regards the latter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tries to construct its theory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aesthetics ,hoping to overcome aesthetic

---

\* 胡志红，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英美文学、文化与生态批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阶段性成果。

crisis. However, soul, body, nature as well as race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from both metaphorical and mundane perspectives, and they are all linked to increasingly deteriorating global eco-crisis. Thus when constructing soma-aesthetics, 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ory to lay ba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omination of body, nature, and vulnerabl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by soul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the people of color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and realistic common ground to liberate body, nature and disempowered racial groups. Only so could we construct a soma-aesthetics with both metaphysical noble ideals and a solid realistic foundation.

**Key words** body 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justice body nature race

## 一 前言

主体性既是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生态批评的重要议题。对身体美学而言，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冲突、对抗及对主体性地位的争夺一直存在于西方美学之中，主体性危机所反映的是西方传统美学的危机，身体对主体性的诉求是构建身体美学的起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西方文化迷途知返，回归正道。对生态批评而言，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映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灵魂的傲慢与偏见，身体/肉体主体性的式微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根源。其原因在于身体与生态或曰非人类自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某种角度看，身体与自然是一体同构的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身体——尤其是少数族裔弱势人民的身体器官及组织成了北方富国和南方精英可操纵、可开采的自然资源，可直接或间接消费的商品。借助互联网新技术，他们身体的生物信息完全被数据化，纳入跨国生物信息库和生物学信息库，成了可分析、可重组、可买卖的信息资源，他们的身体被互联网耗散殆尽，身体的主体性也随之消失。由此看来，身体、自然及种族范畴之间也存在复杂纠葛，身体美学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之间存在重要契合，甚至可以说，身体美学可成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一个向度。<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内涵，参见胡志红、周嫻《试论生态批评的学术转型及其意义：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环境公正》，《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第148~149页。

本文主要就传统美学灵魂独白的危机与身体的诉求,身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灵魂、身体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纠葛,全球化新技术时代有色族身体的新殖民和其身体主体性的耗散及身体解放的悖论等几个议题做简要分析,以期对国内身体美学的构建有所启发。

## 二 灵魂的专断独白与身体的独立诉求:必要的回顾

传统美学是以灵魂为主体的话语场,一部冗长的西方美学史实际上是一部灵魂专制独白的历史,也是一部备受打压的身体抗争的历史,灵魂总是以不同的面目轮番出场,统治它的对立面,诸如灵魂/身体、精神/自然、人/自然、理性/情感、文明/原始、脑力/体力、男人/女人,等等,尤其是男人/女人、脑力/体力(灵魂/肉体)、文明/原始、人/自然等二元对立分别直接与性别、阶级、种族及自然等压迫相对应,并将这些压迫合理化,尽管其他形式的二元对立也间接与此有关联。<sup>①</sup>由此可见,美学中的主体性危机无非就是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思维及其殖民逻辑在美学领域的反映,并与身体、自然及种族紧密关联。从某种角度看,灵魂的自由就是身体之非自由,甚至对身体施暴,可身体却是灵魂之物质基础,也是美学之出发点,故美学学者王晓华对传统西方美学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并疾呼罢黜美学中灵魂的主体地位,确立身体的本体论地位,让身体大胆登场,甚至构建身体美学。他这样写道“结束身体-主体在美学中被遮蔽、贬抑、侮辱的历史,开辟、清理、修整、拓宽美学回家的路”,<sup>②</sup>因为“离开了身体的劳作,感性生活就会立刻终结。身体是感性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它终结之处。没有无身体的感性,更没有无身体的人类生活。与身体失去联系的美学是无家的游子”。<sup>③</sup>为此,他主张重续美学与身体之间的本然关联,让美学回家、返乡、归根。王晓华在深情阐释雕塑家罗丹的身体美学观后,激情地写道“身体,承受了千年屈辱的身体,终于确证了自己的主体身份。此后,身体仍会显现出客体性,但这丝毫不损害其主体形貌:他/她看,也被自己看见;触及外物,也自我触及;创造世界,更创造自

① 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41-43.

② 王晓华《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人民出版社,2016,第14页。

③ 王晓华《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第13页。

己；同时站在‘此处’和‘彼岸’，可以在地平线上回望当下的自己。”<sup>①</sup>这段话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作为主体的“身体”终于可以充满自信地在主体身份与客体身份之间自由自在地转换，依然不失尊严，身体成了思想者，作为物质构成的大脑是思想的主要场所，美学从身体出发，最终也指向身体，这应该是，或者说，就是王晓华极力倡导的、倾力构建的身体美学之真意。

进入 20 世纪，美学场域中的身体意象呈现更加多元复杂的态势，当然，身体再也不愿做一个无家可归的浪子，可依然在回家的路上，也许永远在路上，寻根、探源也因此成了当代美学的大趋势，这似乎为构建成熟、坚挺的身体美学展示出更为多彩的前景，同时也面临更多的挑战。

然而，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远不只是个纯美学问题，还是个严肃的生态问题。这源于身体与自然（生态）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关系，甚至我们的身体就是身外自然的一部分，因而灵魂对身体的压制也是对自然的操纵，美学的主体性危机与生态危机密切相关。

黑人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学者保罗·奥特卡（Paul Outka）在反思影响深远的西方美学范畴“崇高”，尤其是康德对它的界定时指出，该概念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建构，其底色是白色，其间隐含着浓烈的种族歧视，遮蔽了美国风景背后的种族创伤。面对自然之浩瀚无边和力量之无穷，该范畴一方面承认人之生物性的局限和能力之不足以及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遭遇人之心灵瞬间的茫然无措；另一方面也在我们心灵之中找到了独立判断自然和超越自然的能力，“自然被叫做崇高，仅仅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之想象以把握那些被呈现的现象，从心灵能让人感觉到与自然本身可比照的最终应有的崇高性”。<sup>②</sup>在此，康德的崇高意味着拒斥外在自然作为崇高之源。面对自然的浩瀚无边或磅礴之力产生的茫然与惊愕，通过认识到人之本质是超越或不同于导致我们困惑的自然，人恢复了常态，实现了崇高。由此可见，在康德的崇高概念中他明确拒斥了自然世界。换言之，在康德看来，我们被呈现在眼前的某种客体震慑，我们也认识到，在我们的心灵中存在超越一切感性的事物，他的崇高自始至终都基于这种认识。此外，心灵认识到的“与自然本身可比照的最终应有的崇高”也就

① 王晓华 《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第 135 页。

②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7.

是此相同之目的——超感性或本体论存在，一个完全神秘的纯自由领域，这种自由在感性世界中仅表现为道德律。<sup>①</sup> 只有当感性的事物指涉超感性的存在时，它自身最终才有存在之意义，否则，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由此可见，康德的崇高概念在内涵上完全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建构，是对自然自身固有价值之否定。为此，奥特卡认为，康德的崇高范畴及其相关理论需要进行生态重构，为此，“文本外之自然不应该被还原为形而上可任意处置的‘外在存在物’，或是等待人类加工成人化意义的纯物质”。这种还原论模式准确无误地复制了剥削荒野的历史。康德的终极目的必须被颠倒过来，要突出崇高的进发阶段，淡化其结局，虽然像在语言中一样，自然已是一个被严重文本化和被赋予了内涵的术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所指仅仅是人的语言投射物。自然并非指代一切，永远是其本身，对人而言，“其意义部分在于它拆解人之建构，这种拆解就是崇高的要旨”，一句话，问题不是要在作为“真实”的自然和“建构”自然之间选择，而是要对两者进行区分。<sup>②</sup>

如果说康德崇高美学概念中隐含的是潜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那么在其哲学思想中则存在直白的、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表述。在其哲学中他竭力张扬人的主体性，反映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突出地表现为“人为自然立法”或曰“心灵是规律的赋予者”。具体来说，人之心灵不是从自然世界中总结自然规律，相反，心灵将自己的规律强加给自然，认识主体为自然创造秩序，自然客体必须服从人的心灵规则，人成了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的赋予者，甚至可以这样说，主体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客体。康德将主导作用赋予认识主体，而不是要认知的客体。<sup>③</sup>

奥特卡还进一步指出，康德的崇高美学概念还基于种族主义的建构，尤其表现为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歧视。在康德崇高之巅，主体坚称自己明显不同于风景，这实际上是肯定自我、界定自我的一种形式。康德的崇高排斥甚至否定了自然，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分离，进而肯定了人之自我的自由与尊严。尽管产生崇高的能力是主体固有自由胜利的标志，但奥特卡分

①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 18.

②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 19.

③ Marvin Per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p. 188. 也可参见 (美)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葛力译, 商务印书馆, 2001, 第 431~471 页。

析指出，康德早期的论述明确表明，此能力并非人人皆有，不能产生崇高是主体受束缚和退化的标志，康德指出非洲黑人缺乏产生崇高的能力，因为“他们生性缺乏超越琐事的情感”，<sup>①</sup> 他们的这种缺失与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种族主义的传闻——“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科学上或在其他任何值得称赞的领域，没有一个黑人有所作为”<sup>②</sup>——叠加，似乎找到了黑人不能产生崇高情感的根源，黑人是低等民族，崇高情感的缺失是他们种族低劣的标志。更有甚者，早年的康德还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论证他们缺乏产生崇高的能力的原因。他认为非洲黑人不能体验崇高是由他们的热带生存环境的结构性退化所致，由此可见，他的崇高范畴带有明显的种族标志，但在其《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 1790）一著中由于“自然崇高的超验主义表述”遮蔽或抹去了这种标志，而在其早期的崇高论述中“文化的、民族的及性别的差异”却是重要内容。尽管如此，崇高依然是测试人性的一个默认的、客观公正的标准，对此，康德早已声称所有非洲人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对此，在奥特卡看来，“如果将康德的测试应用于奴隶制时期美国黑人与自然世界、甚至以后各种形式的白人种族主义并存的情况，那么这样的结果早就注定了：崇高是建构白色身份的一个主要场域的观点和崇高的白色主体与其对立面——‘强壮、肥硕、柔软、懒散、笨拙、拖沓的’黑色/自然——之间存在绝对区别的论点，‘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sup>③</sup> 也就是说，康德的崇高推动白色身份和白色主体的建构，确立白色种族优越的身份，与之相对，崇高将黑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推动确立黑人劣等民族身份和臣属身份的建构。

简而言之，康德的崇高美学在确立白色主体身份时不仅矮化了自然而且他者化了黑人，因而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双重文化建构。鉴于康德美学理论的深远影响，我们可看出，这种在他者化自然和黑人族群过程中确立的白人主体身份，隐藏着严重的生态与社会危机。从小处说，白人主体对灵魂的过度推崇会让人完全忘却，甚至憎恨自己身体的存在，从大处说，会让人忘却自己的自然之根，强化对自然的宰制，从而酿成不可控制的生态灾难。另外，美国历史上对土著民族的长期暴力殖民和对黑人族群的残酷奴役实际上在康德的美学中早已预设。

①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 20.

②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 20.

③ Paul Outka, *Race and Nature from Transcendentalism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pp. 19 - 20.

### 三 身体与生态之间的同构关系：一个反思性梳理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黛博拉·斯莱塞 (Deborah Slicer) 写道 “身体是生物区，生物区就是我。我是在实际层面而不是在比喻层面表达我的意思。”<sup>①</sup> 她又说 “我们能宣称与之严格同一的、唯一的生物区就是身体”，“在家，首先是栖居自己的身体，作为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高效、脆弱的生物生态系统”。<sup>②</sup> 美国诗人温德尔·贝里 (Wendell Berry) 也写道 “我们活着时，我们的身体是地球的运动颗粒，必然与土壤和其他生物的身体联系在一起，毫不奇怪，我们对待我们身体的方式与对待地球的方式就存在深刻相似性……蔑视身体不可避免地也表现在蔑视其他身体，像奴隶的、劳动者的、妇女的、动物的、植物的身体，直到地球本身。”<sup>③</sup>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对待我们的身体，对待我们可称之为“家”的任何地理上的地方，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是身体，身体就是我，身体是我最小的“家”，身体之外是“家”的延伸，爱护身体就是爱护我们的家，就是爱护身体之外的环境，我们的身体不光是容纳其他圣物的庙宇，它本身就是圣物，本身就值得我们敬畏。在讲述有关身体的新故事时，身体不再是消极的被言说者，“也不只是为新故事设置限定条件，如果我们关注它们，它们也将是积极的叙述者。如果我们不关注它们，它们将中断、反击、肢解故事”。<sup>④</sup> 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身体作为言说主体的地位。当然，关于身体及其故事的多变也留有空间，然而，如果要使有关身体的叙事对我们有用，就不能凭空捏造。在斯莱塞看来，无论是现代派的“无处” (nowhere) 还是后结构主义的“到处” (everywhere) 生发出的虚空的观点，都是危险的虚构。“‘无处在’或‘处处在’绝非在家。甚至作为身体，在家，在里面，就需要承认身体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个能指，这

①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p. 112.

②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 113.

③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 113.

④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 114.

并没有贬低身体的价值。”<sup>①</sup> 同时我们也该认识到，身体与文化有关，文化将其价值、观念刻画在身体上，但身体绝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文化建构的产物，被说成政治或文化符号，更不能将其放逐到形而上的领域。为此，斯莱塞担心环境主义者对身体保持沉默，因为他们的沉默会使人误以为身体无关紧要，或我们的肉身自然与环境主义者所说的“自然”毫不相关，这样必然无助于他们拯救“自然”之诉求，甚至会陷入一种传统思维的怪圈，难以自拔，因为身体与生态本质同一。<sup>②</sup>

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以及精神、身体及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被尊为生态哲学家的美国著名生态文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在其生态文学经典《瓦尔登湖》（*Walden*, 1854）中也有精彩的阐述。他在谈到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身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与和谐时，突出强调了身体的基础性和先在性。他写道，人有两种追求，一种是精神生活，另一种是原始野性的生活，而他珍爱这两种生活，“我之爱野性，不下于我之爱善良”。当然，这两种生活都需要身体方能完成，为此，他特别强调身体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这座圣庙就是他的身体。在里面他完全可以照自己的方式敬神，即使他另外去琢磨大理石，他依然如此。我们都是雕刻家和画家，所用的材料就是我们的血、肉及骨骼。高贵皆始于提升他的体貌之美，卑俗或淫荡瞬间让他沦为禽兽。”<sup>③</sup>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身体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因为无论是他的精神的崇高还是外在的美丽都要依赖于身体这个物质基础，没有了身体，一切都变得虚无，一切皆化为乌有。

简言之，我们必须承认作为物质的身体的第一性和主体性，同时也要考虑身体与生态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回归身体就是回归生态，因而爱身体就是爱生态，没有身体这个基础，其他一切都变得虚无缥缈。由此看来，身体美学与生态批评之间存在内在关联与契合，因为两者都将身体这个家看成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此出发，延及星球。反过来说，爱护星球，

①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p. 107-116.

② Deborah Slicer, "The Body as Region,"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p. 108.

③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Walden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Bantam Bell, 2004, p. 282.



就必须反观身体，就是回家、还乡。

然而，无论是梭罗还是斯莱塞，他们所关注的“身体”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身体，并没有考量个体身体之间的差异。事实上，从古至今，在现实世界中不同个体的身体价值及其所接受的社会、经济、文化、物质等方面的待遇往往会因个体的种族/族裔、性别、阶级及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而表现出在现实中的不平等，进而产生个体身体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要厘清这种纠葛，真正实现身体的普遍解放，构建一种既具有崇高美学理想又具有坚实现实基础的身体美学，就需要一种环境公正生态批评视野。具而言之，就需要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透过多种族视野、生态女性主义视野（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性别视野）及阶级视野”探讨身体与自然之间的纠葛，以探寻被殖民的身体与被殖民的非人类自然共同解放的文化路径。<sup>①</sup>当然，种族范畴是环境公正理论的核心，多种族视野理应成为考察身体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察点。

#### 四 灵魂的傲慢与对身体—自然的偏见：生态危机的根源

美国生态批评学者哈罗德·弗鲁姆（Harold Fromm）在《从超越到末路：路线图》（*From Transcendence to Obsolescence: A Route Map*）一文中分析指出，工业革命已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自然观，技术给人造成了人可以控制自然的错觉，让我们忘记人之“不屈灵魂”归根结底要依赖于自然支撑系统，然而，事实上，人，更准确地说，去物质化、去自然化、去肉身化、完全被精神化的人，对自然之根的忘记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sup>②</sup>

在弗鲁姆看来，古往今来，精神与肉体的冲突一直是困扰西方无数哲人圣贤的古老话题，而超越自然或肉身的局限也是古代与现代人的共同需求。然而，古代与现代的“超越”有着迥然不同的内涵。在技术落后、物质匮乏的古代，由于意识到自己肉身的脆弱，认识到不可能按照人的意图驯服自然，人类转而强调人的理性，凸显人的精神，并将其神化，以至于提升到对自然的超越，但这并不能说明人类真正超越了血肉之躯的制约，

① 胡志红、周姗 《试论生态批评的学术转型及其意义：从生态中心主义走向环境公正》，《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第148~149页。

② Harold Fromm, "From Transcendence to Obsolescence: A Route Map,"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30-39.

真正战胜了自然，只是改变了与自然斗争的方式，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对灵魂（精神）的赞美至多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的慰藉。在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发展似乎大获全胜，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念，人追求的超越也呈现完全不同的形式。现代的“超越”是“基于物质的充裕而不是匮乏，人类追求的不是彼岸世界的天国，而是现实世界的胜境”<sup>①</sup>，技术的发展、物质的充裕使得自然似乎从人们的视线甚至意识中消失，人之精神似乎获得了一种新的独立自主，“这种独立精神并非像古代那样放弃统治自然与满足肉身的需要，在天国寻求安慰，而对统治自然、似乎仅靠意志支撑满足肉身需求的能力充满必胜信心，并斩断了人与地球的脐带联系”<sup>②</sup>，灵魂之超越不再是因为恐惧，而是坚强的意志。正是这种靠技术驱使信心的无限膨胀将人类推向生态灾难，危及自己的生存。

在技术落后的时代，自然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今天被技术中介化了，所以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一切都靠技术而不是自然。随之向人传达这样的信息“人可以自主确定其存在之地，其肉身几乎成了可以任意处置的附属品”，这就是现代人特有的神话，一个“自封的万能神话”，是浮士德传奇的当代变体，无论呈现什么形式，其结局都是灾难性的，这种神话与西方悲剧主角一脉相承。如果说悲剧主角的典型缺陷是狂傲，否认自己的局限，那么当代浮士德就代表技术的狂傲，否定养育他的生存之根——地球。总之，人之精神靠物质提供能量方能延续，人依赖自然而生，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技术落后的过去，人类萌生超越自然的浮士德渴望是由于面对自然的强大，显得无能为力，而在技术发达的今天，浮士德处处虚张声势，是由于其傲慢、放肆、不顾一切地无视地球之根。如果说过去的浮士德还意识到自己的肉身不能超越大地，那么今天的浮士德则感到自己的肉身可以摆脱自然，这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思想与技术根源。<sup>③</sup>一句话，在技术发达和物质充裕的时代，对灵魂及其变体——技术理性——的吹捧会导致迥然不同的难以控制的生态恶果。

① Harold Fromm, "From Transcendence to Obsolescence: A Route Map,"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33.

② Harold Fromm, "From Transcendence to Obsolescence: A Route Map,"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34.

③ Harold Fromm, "From Transcendence to Obsolescence: A Route Map,"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35.

生态批评学者马内斯 (Christopher Manes) 也深刻分析了理性对主体性的垄断与生态危机之间的直接关联。他在《自然与沉默》( *Nature and Silence* ) 一文中分析指出,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盛行的人文主义在极度张扬人之理性、确立人的唯一言说主体地位的同时, 野蛮地剥夺了自然的主体性, 并且凭借暴力迫使它沉默, 这是当代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马内斯运用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理论分析了人的唯一言说主体性的确立、自然沉默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他认为, 自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 “自然从一个有灵的存在变成了象征的存在, 从一个滔滔不绝的言说主体变成了沉默无言的客体, 以至于只有人才享有言说主体的地位”。狂傲的人文主义和启蒙理性将自然打入“沉默和工具理性的深渊”, 制造了“一个宽广、沉默的领地, 一个被称为自然的、无言的世界, 它被淹没在所谓的具有普世性的关于人的独特性、理性和超自然性的永恒真理之中”。<sup>②</sup> 正是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 “产生了一个人类主体, 他在一个非理性的沉默世界中独白”,<sup>③</sup> 这个大写的“人”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虚构的主要产品之一, 我们必须揭开这个大写的“人”的面纱, 这是我们试图重建人与自然沟通的起点, 也是自然解放的起点, 是人类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前提, 因为“如果自然能与人交流, 人将不会掠夺它”。<sup>④</sup>

几百年以来, 大写的“人”(Man) 一直是西方话题的中心, 这个虚构的人物一直压制自然世界, 使它失去声音, 失去身份。为此, 要拯救自然, 让它重新成为言说主体, 所有有生命力的环境话语必须懂得如何挑战、拆解创造大写的“人”的人文主义语境, 传播生态谦卑的美德, 恢复小写的“人”昔日谦卑的地位。“人只是成千上万美丽的、可怕的、有魅力的——象征的——存在物中的一个物种。”<sup>⑤</sup> 马内斯主张颠覆人运用语言暴力所抢占的唯一主体性地位, 凸显自然主体的中心性, 让人回归自然, 重新体验万化万变的自然中普通、平等一员的情感, 认识自己的局限, 尊重他者性 (otherness), 这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文化出路。

①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p. 15–29.

②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17.

③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25.

④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16.

⑤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26.

## 五 全球化时代有色族群被消费、被耗散的身体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张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透过少数族裔文化视野重审当代西方文化中主体性构建的文化机制，揭露主流白人社会或全球南方社会富有精英阶层对南方有色族人民身体，也包括北方国家内部弱势的少数族裔人民身体的殖民、掠夺。更有甚者，主流社会利用生物工程、生物医学新技术并借助互联网加强对他们身体的操控，导致他们的身体主体性进一步式微，甚至被耗散、消解。有鉴于此，身体美学的构建还必须与环境公正理论结合，以探寻重拾他们的身体主体性的理论与现实文化路径。

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学者蕾切尔·斯坦 (Rachel Stein) 在《身体侵犯》( *Bodily Invasions* )<sup>①</sup> 一文中透过环境公正视野探讨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奥克塔维亚·巴特勒 (Octavia Butler, 1947 ~ 2006) 和牙买加裔女作家娜洛·霍普金森 (Nalo Hopkinson) 科幻小说中的环境种族主义问题，揭露了环境危机时代主流社会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对少数族裔人民，尤其是黑人妇女身体的操控与剥削，谴责广泛存在的针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基因买卖和器官盗窃等罪恶行径。环境公正理论已表明，穷人和有色族人民在家、工作场地及其生活的周围环境中常常不公正地遭遇过多的毒素、放射性物质及其他环境风险的危害，严重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巴特勒和霍普金森通过阐明作为社会强势群体环境资源的有色族妇女身体被直接操控和攫取的方式，扩大了我们对环境公正关于健康问题的认识。在《黎明》( *Dawn*, 1987) 中巴特勒描写了强迫基因交易与生育控制的困境，在《圆圈里的棕色女孩》( *Brown Girl in the Ring*, 1998) 中霍普金森描写了一宗涉及器官盗窃的凶杀案。在这两部小说中，黑人女主角都千方百计应对因将女性身体当成自然资源而进行殖民和利用所产生的伦理问题，从而极大拓展了我们对环境公正、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认识，也将少数族裔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身体主体性问题推向前台，对身体美学的构建也提出了新的议题。也就是，在构建身体美学时，如何考量种族/族裔范畴的作用？

<sup>①</sup> Rachel Stein, "Bodily Invasions," *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9 - 224.

巴特勒和霍普金森的小说都提醒我们提防生物技术殖民弱势群体身体, 尤其是有色族妇女身体的可能性。印度生态学家、环境公正人士范达娜·席娃 (Vandana Shiva) 曾明确指出, 运用生物遗传和医学技术对人与动植物的操控是殖民的新形式, 这种对星球的毁灭性掠夺已深入其内部。为此, 她这样说, 这种新殖民形式的“新殖民地就是妇女、植物及动物身体的内部空间。抵抗生物剽窃就是抵抗对生命自身的终极殖民——殖民生物进化的未来以及联系自然和认识自然的非西方文化传统”。<sup>①</sup> 也就是说, 这种对身体的殖民必然扼杀物种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元性, 进而导致对生命本身的扼杀, 并最终斩断人类和自然可持续的未来。由此可见, 抵御对身体的殖民是多么崇高、多么艰难的事业。

如果说有色族妇女的身体器官曾经被看成“可利用、可采掘、可买卖”的潜在自然资源, 那么巴特勒和霍普金森的小说敦促我们关注这种可能——像生物遗传对 DNA 的操控和器官切取等医学技术可让这种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 因为这些技术的出现, 妇女被强制甚至暴力胁迫放弃支配身体的权力, 以满足强势人物的需求。实际上, 这两部小说已经明确指出了对待有色族妇女身体的工具主义观点所隐含的暴力。具而言之, “有色族妇女的身体只具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 她们的身体器官可被当成商品, 这样她们就比自身更具交换价值”。<sup>②</sup> 这种对待有色族妇女的观点实际上隐含了种族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合谋, 前者否定有色族妇女的人性, 将她们放归非人类世界, 与动物为伍, 后者否定非人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 只承认其工具价值, 这样妇女的身体就变成了自然资源或商品, 就可顺理成章地照强势群体的愿望对她们进行处置。在以上两部小说中, 身体的入侵被置于不平等社会、文化关系及环境大灾难的大背景之中, 以突出这些被胁迫的身体入侵是环境不公的表现形式。更恐怖的是, 在两部小说中, 对有色族妇女的身体殖民硬被说成为了保护环境, 是对环境退化的必要回应。换句话说, 女性身体是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 因而要解决环境问题, 就要从女性身体入手, 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 两位作家都敦促我们审视在有色族妇女, 尤其是黑人妇女身体上及身体内部开展的环境斗

① Vandana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South End Press, 1997.

② Rachel Stein, “Bodily Invasions,” *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p. 210.

争。两部小说都突出了遭受生物学入侵的黑人女主角，以揭示在不平等权力关系、环境及社会退化语境下的新型殖民形式的复杂性。如果我们站在环境公正立场审视对黑人妇女的历史殖民和当下环境健康运动就会发现，《黎明》和《圈圈里的棕色女孩》是两部警示性故事，告诫人们，尤其是少数族裔人民，要提防主流社会对他们滥用生物学技术、误释环境问题并借环境之名“进一步剥削、客体化妇女的身体”的暴行。<sup>①</sup>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时代，黑人妇女的种族性、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的特殊性，似乎界定了她们的身体成了最为脆弱的场域，社会强势富有阶层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然而，这个场域常常也是抗拒甚至颠覆霸权的战场。

全球化时代弱勢的有色族人民的主体性被否定、身体被耗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们的身体客体化为资源或商品，他们的身体器官、身体组织最终成了可买卖的商品，供有权有势的阶层消费；其二，他们身体的生物信息被数据化，进入互联网虚拟空间被监控、被编排、被重组、被买卖。对此，印度学者帕尔莫德·K. 纳亚尔（Pramod K. Nayar）在《从博帕尔到生物计量学》（*From Bhopal to Biometrics*）<sup>②</sup>一文中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关于第一点上文已做简要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主要就第二点做简要探讨。在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强势介入我们的身体，将人的生物器官、生物组织及基因等强行纳入全球金融的网络之中。然而，在全球网络中的身体实际上存在严重不平等，对南方国家人民及发达国家内部弱勢少数族裔人民来说，身体的被全球化具有悲剧的色彩，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恶果。南方弱勢人民的身体成了北方富人的资源，他们的个体身体宛若可任人拆解的机器，身体器官成了可任人买卖的商品，供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精英阶层消费。运用现代生物学技术将全球南方弱勢人民的身体生物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然后进行集中编排、整理，构建跨国生物信息库和生物学信息库，而后通过互联网空间平台传播或交易。实际上，生物政治已经深入身体分子结构的层次，个体生物身份早已跨越国界，成了国际化的生物身份，而在此过程中，当事人往往并不知情，更

① Rachel Stein, "Bodily Invasions," *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p. 211.

② Pramod K. Nayar, "From Bhopal to Biometrics," *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Lexington Books, 2014, pp. 85-98.

谈不上许可。退一步说,作为个体的人即使知晓,他/她也无法控制,更无法抗拒,实际上也无处抗议,因为他们的生物身份已被转化成生物信息,成了数据或符号,然后被分解、归类、重组,生物主体已不能作为整体而存在,传统意义上作为主体的个体即使还未完全被消解,也被互联网虚拟空间耗散。用纳亚尔的话说“监控基因材料并最终纳入数据库,甚至假借公众医学福祉之名,构建新的生物民众身份,在此过程中,一旦某个国家签订生物多样性协定,那么对特定族群的生物信息数据就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进行整理、分析……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身体已经被去物质化,变成了数字,而后被纳入全球生物数据库。”就这样,“身体被脱体,变成了数据,以构建消散的身体政治,伪装成人类多样性的身体数据存在于民族国家之外数据库的某个角落”。<sup>①</sup>由此可见,南方弱势民族的物质身体不仅被肢解了,甚至被消解了,化为数据,进入虚拟空间,不知消失在何处,甚至无影无踪。在笔者看来,对他们来说,用悲剧一词还不足以形容他们身体的命运。

至于他们的生物器官、身体组织及基因等信息也遭到无处不在的、常常难以确定来自何处的“全球化的生物监控”,随时遭受生物恐怖的威胁,他们的器官随时可进入人体器官黑市进行交易,这是弱势的第三世界人民无法控制的局面。换句话说,全球南方国家弱势人民已不能掌握自己的身体,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身体不再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了”,不断遭到“鬼鬼祟祟的生物监控慢暴力的摧折”,他们的生物身份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被强行推向国际化,他们的身体主体性也因国际化而遭到了否定。<sup>②</sup>

## 六 身体解放的悖论

灵魂与肉身之间的纠葛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具有悖论式的关系,当灵魂占据主导时,肉身备受煎熬,备受冷落,甚至遭到无端的摧残,疾呼自由。然而,被解放的身体往往又难以理性地驾驭自己,难以恪守中

---

① Pramod K. Nayar, “From Bhopal to Biometrics,” *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p. 93.

② Pramod K. Nayar, “From Bhopal to Biometrics,” *Ecoambiguity,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 pp. 95–97.

庸平和之道，常常放纵自己，其恶果是：说小点，伤及身心，说大点，危害生态世界，甚至引发难以控制的生态灾难。文艺复兴以降，在高扬人文主义精神和启蒙理性的进程中，现代人一方面以追求个性解放为宗旨，另一方面企图完全松绑自己的肉身，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结果是给自然带来了双重压力，其一构建了人类唯一言说主体的统治地位，自己在“无声无息、无主体的世界中”独白，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转化；<sup>①</sup> 其二是尽情挥洒肉身的欲望，更为可怕的是对这种病态欲望的一味褒扬，对物质的无度消费与占有，其结果是产生一个喧嚣忙碌、纵情声色犬马的世界，甚至奉行“我消费，我存在”的生存哲学，欲壑难填。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4 ~ 1553）的名篇《巨人传》（*Gargantua and Pantagruel*）中的巨人父子，他们肉身的主体性不能说没有得到充分的张扬。在该著中，作者高举人文主义大旗，以激进的方式反击中世纪束缚肉身的禁欲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将追求世间快乐看成人的正当需求和人之本性，他们的生理欲望特别是物欲得到极度的释放，他们遵循的规则是“想干吗，就干吗”。如果深究下去，我们难以否认人文主义的这种逻辑与今天的全球环境危机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关联。<sup>②</sup> 由此看来，在批判传统美学，倡导构建基于身体主体性的美学时，仅疾呼解放身体还不够，还需要探寻身体解放后人之情欲的释放、疏导、升华的正确路径，从而使身体美学真正成为一种解放的、健康的美学，一种有助于实现身体、心态及生态和谐共生的新型美学形态。

## 七 结语

身体美学从形而上层面探讨灵魂与肉身的关系，梳理飞扬跋扈的灵魂独白的历史和备受打压的身体抗争的历史，探寻身体主体确立的文化路径，以期克服美学危机，是非常有价值的学术尝试。

然而，作为美学起点与灵魂物质基础的身体除了与灵魂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外，还与我们身体生存的非人类自然存在水乳交融的内在关联。另外，像以灵魂为主体的传统美学一样，身体美学中的身体也必然与种族

<sup>①</sup> Christopher Manes, "Nature and Silence,"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p. 26.

<sup>②</sup> Marvin Per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pp. 49 - 50.



范畴发生复杂的勾连，这是由不同种族/族裔的身体在现实中的不平等境遇所造成的。由此看来，要构建身体美学，就必须从文化与现实的角度考量身体与灵魂、生态及种族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就需要将美学理论与环境公正理论相结合，将身体/灵魂/自然/种族范畴置入更为宽广的历史、文化、现实语境中进行考量，深刻揭示身体、自然及种族压迫与灵魂傲慢之间的内在机制，探寻身体、自然及弱势种族共同解放的文化与现实路径，构建既有形而上崇高理想，也有深刻现实基础的身体美学。只有这样，身体才能走出无地彷徨之困境，摘掉浪子、游民的帽子，立足于坚实的大地，登上美学的前台，美学也才能真正实现有乡可返，有家可回。反之，如果忽视形而下或曰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的因性别、阶级及种族等的差异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身体美学的构建不仅有乌托邦之嫌，而且还会默认为对弱势群体的身体——尤其是有色族群和少数族群身体——的践踏，以至于不经意间与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殖民主义合谋，原初的美好愿景也会付诸东流，美学也将陷于万劫不复的怪圈。